

我的文学观

# 寻找属于我们的文学之光

□英布草心(彝族)

据彝族史诗《勒俄特依》记载,太古之时,大地上已有万物,唯独没有人类。后来,天上降下三场红雪,变化了九天九夜,最终结冰做骨头、下雪做肌肉,吹风做气息、下雨做血液、以星星做眼睛,才产生雪族十二类。雪族十二类的最后一类就是人类。所以在彝语称谓里,人类叫“乌措”,就是“雪人”的意思。人类起源于雪,雪让人类成为万物的灵长。因为雪与人类的关系,彝族人民世代相信万物有灵之说;也因为相信了万物有灵,天地间存在的一切才有光亮。这些光亮我们不一定看得见摸得着,但可以通过不断寻找与深层体悟去接近它、感受它、拥有它。多年来,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、勇往直前、从气馁,其实是以文学的方式寻找人类与万物相通的天地之光。

1997年,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四川省彝文学校,在那里读到《冬天的河流》《情系山寨》《山魂》《嫂子》等彝文作品。熟读这些彝文作品后,我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用彝语进行文学创作的道路。我用自己熟知的语言倾诉自己的梦想与情感,并开始在《凉山文学》《凉山日报》等彝文报刊上发表作品。

一个写作者在写出作品的同时,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救赎与心灵完善。写到如今,我才明白,读书与写作的意义,就是让自己了解并承认自己的不足。如果我有一个写作上的“理想国”,那就是在了解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精进,然后用真实的笔墨记录它。

2012年,我想写一本自己喜欢的书,于是有了《玛庵梦》。《玛庵梦》从思想主旨到故事构架都

很“叛逆”,导致出版之前被贴上了很多标签,比如诗化小说、神话小说、散文体小说等。我个人认为,不管被贴上什么标签,只要它不是失败的作品就行。《玛庵梦》之后,我所写的“彝人三部曲”《虚野》《第三世界》《洛科的王》和《阿了》《归山图》《第三十六条网袋》等长篇小说的发表和出版都算顺利。单从文本质量而言,它们其实谈不上尽善尽美,但它们都是我我在文学道路上努力探索的成果。

在我看来,小说写作最根本的特质在于真实的细节描写、动人的故事情节以及形象的人物刻画。我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追求魔幻写作的表达形式。其写作技巧与思想内核更趋近于先锋写作,而先锋写作的本质,正是一种“冷”写作。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创作路径,恰恰是着迷于它所带来的重重考验。

我始终认为,自己已出版的这些小说,或许读起来会存在一定的挑战性,但读者还是给予了认可。也正因为读者认可,他们才会主动提及作品的阅读难度。所以,倘若我此前出版的这些作品,真的让读者感受到了阅读上的难度,那于我而言,反而是一种荣幸。

在小说《洛科的王》中,历史隐喻是作品要表达的主题之一。当今社会的科技日新月异,这尤其落实在物质层面,也就是使人的生活更加便捷与富足。但一个人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,如果物质基础发展得太快,精神层面却没有跟上,就难免出现一些问题。为此,我时常这样觉得,只有物质与精神共同发展,生活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才会健康,才会幸福。反之,再富足也是有缺陷的。

小说《第三世界》里的人物,从表面

上看,伟扎大首领应该是最苍凉的,实际上阿初法师才是最苍凉的。他是法师始祖提毕查姆的后代,三岁可以辨识天上的飞鸟,七岁学法,九岁出师。他主持过的尼姆搓毕(送祖灵)仪式达99次之多。后来,他念得动经文念不动女人,把一生耗费在多情上。小说最后,垂暮之年的土王鲁,人物原型其实是我的外公。外公是苏兹家族的长老,一生与人为善,有上百亩的土地任百姓耕种,从来没有收过一分租金。他研习古彝文,收集整理彝族史诗《勒俄特依》和教育经典《玛牧特依》,还招收学生传播历史文化。在垂暮之年的土王鲁身上,我把外公的善良神性化。

另外,“回家”和“在路上”犹如一个人一生中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,在生活中时时困扰每一个人,不知道如何解决。特别是谁都难免离开故土四处谋生的今天,这样的无奈与纠结,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。每一个人都在回家,每一个人都在路上。彝族毕摩有一本经书叫《指路经》,就是指引灵魂回到祖地的经书,也就是“回家”。我听过毕摩念诵的《指路经》,整部经书的内容都在说回家,却总是在路上。我把这个哲学命题渗透在每一部小说里,一方面这个命题是当今社会的现实问题,不管能不能解决都需要提出来;另一方面这个命题也是彝族文化生死观里的灵魂永生说,每一个人的出发点与回归点都是祖先,最后都是与祖先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。所以,于我,或每一个人,其实都是在回家,也都是在路上。

文学是有光的,雪也是有光的。文学是圣洁的,雪也是圣洁的。文学可以



英布草心,彝族,1981年生于四川大凉山。中国作协会员,巴金文学院、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,鲁迅文学院第四十期高研班学员。在《民族文学》《西藏文学》《芳草》《四川文学》《草原》等刊物发表作品百万字。出版有诗集《爱的音律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太阳照进“无人村”》、长篇小说《玛庵梦》《阿了》《虚野》《第三世界》等。获第六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



洗涤万物之灵,雪也可以洗涤万物之灵。彝族人自称“雪人”,除了因为雪在高山之巅,代表了真实存在的某种高度,还因为我们向往雪的光亮、纯洁以及那份洗涤万物的力量。

文学写作的魅力,在于它会给你无数的可能。只要你努力耕耘,就会获得无尽的惊喜。愿我和所有追求文学高度与光亮的同行们,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文学之光。

# 在词语的尽头写出广阔人间

□更求金巴(藏族)

讲完后,她把手一摊,糌粑回归糌粑,故事则钻到我的心里。

那时,我们家刚从乡下搬到县城,父母为盖房欠下一身债。我从小就懂生活的重负,总想做些什么以补贴家用。热爱写作的我,最终选择了用文字挣稿费。那些稿子稚嫩粗糙,却总能换来母亲欣慰的笑。她说:“只要你愿意写,写到能发表了,准会拿回稿费。”父亲也总念叨:“妈妈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,值得我们崇拜。”我从没想过当一名大作家,只盼望能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。这份因生活而生的书写,成了我与世界最初的联结。

外祖母的故事与父母的期盼,共同塑造了我最初的文学观:语言不是用来占有和展示的,而是像呼吸一样,是用来完成生命交换的。后来,我拥有了汉语这第二种“呼吸”大学时,父亲建议我选汉语言文学系,他说:“你的藏文基础不错,但汉语会让你拥有更广阔的表达天地。”我虽顾虑会加重家里的经济负担,却还是听从了建议,明白这不仅语言的探索,更是对未来的期许。

我无意做文化的展演者,可早期创作仍成了一场“返乡之旅”:我拼命书写草原、雪山、白牦牛和煨桑的烟雾,像文化人类学家般用汉语“翻译”故乡。可很快我陷入瓶颈——写出的只是精美的明信片,有奇崛的风景却无真实、贴切的情感。读者赞叹我笔下风景的神秘壮美,乡亲们却会憨厚一笑:“这写的不就是咱们天天见的嘛?”我终于意识到,自己成了景观的“搬运工”,写的是记忆而非真实的在场,是在堆砌概念而非展现有质感的生命。那段时间,我极度苦闷,几乎搁笔,反复诘问自己:如何确保真诚不被损耗?写作是为了解释“他者”,还是寻找迷失的“自我”?

直到我看到了玉树地震后的废墟。面对满目疮痍的土地,我问自己:除了写作,还能为这片土地做些什么?我只能忠实地记录这里最纯真的民俗。于是我开始搜集整理称多的民俗文化,在那些朴素日常里,重新看见生命的力量——就像从前冬天回故乡时,邻居默默修补被狼咬坏的羊圈,不咆哮,不悲伤,只是沉默地加固木栏,最后坐在雪地里抽烟,哼起苍凉的调子。那调子不是哀歌,是与荒野、生死的对话,比我写的所有华丽篇章都更接近文学的本质。

自此,我的创作进入新阶段:从“书写文化”转向“勘探存在”。我不再追求故事的传奇性,而是捕捉日常生活中的“神性微光”。我写暴风雪中找牦牛的老人,核心的意义不是寻找,而是他在绝境里凭本能的方向感与风雪达成默契。我写拒绝搬去县城、守着老木屋的老奶奶,

写她黄昏倚门送光,说“光走了我得送送它,明天它才认得路回来”。这些人面对的不是时代洪流,是风、雪、光与死亡,他们身上的“自然人格”——视自己为自然循环的一环而非主宰,藏着现代都市人失落的智慧与尊严。

我渐渐明白,真正的焦虑是现代人的普遍困境:在碎片化、符号化的世界里,如何找回完整、真实、能与万物共振的自我?我的民族背景,只是为追问这个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与语言。而文学,就是对抗“内在失乡症”的解药——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打造人设,在职场中是一颗螺丝钉,在消费社会里是消费者——那个能与落叶共悲喜的“我”早已被遗忘。文学引领的返乡,不是地理故乡,是精神原乡,是与万物初联结的真实自我。

我的文学理想,从来不是建一座异域风情的文化博物馆,而是打造“词语的诊所”与“精神的加油站”。我希望用生涩却真诚的汉语,写出无词调子背后广阔的人间——让读者在阅读时安静下来反观自身,哪怕只意识到窗前月光的存在,也能瞥见与更庞大、古老、宁静存在的连接。这条路,我会一直走下去,用文字不断擦拭被尘埃覆盖的感知,在词语的尽头,为每个具体而微的心灵,点亮治愈的微光。

编辑手记

2025年2月底的一天,我正在办公室看邮箱中的自然来稿,门被同事敲响,说楼下有人来找我。

到访的客人来这里,自然是有话要说、有事要办。听了同事这话,我起身下楼来到门卫室,向门卫询问谁找我?屋里走出两名女士:一个是身穿棕色格纹外套的中年女人,用充满期待的眼神望着我;另一个是年轻的“90后”,身着浅紫色连帽卫衣。中年女人首先开口介绍道,她们是母女,女儿有视力障碍。女儿虽看不见光,却热爱写作,总想把心里的故事写给世界看,所以才来拜访我,希望得到一些建议。彼时阳光轻柔,枝叶间跳动着鸟鸣。听完她们的话,我为她们的信任所感动,也钦佩于女孩对文学与生活的热爱。她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光,我却从中看到了灼灼的光亮。

莫名的,我的眼睛湿润了。为避免丑态,我连忙请她们到楼上班公室歇息。

女孩端庄地坐在沙发上坐下,嘴角挂着微笑。她来自南宁横州,平日里喜欢写散文与诗歌等,已经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。我追问有哪些刊物?作品名叫什么?她向我一一介绍,我才记起曾读过她的诗歌,她的诗句“我的眼瞳对抗夏夜的沉闷/后院的鹅卵石,头顶的星星”让我印象深刻。她在诗中讲述从山中行走时,遇见某种不知名的花的经历:“我丢失的视觉/都被它整理/为最本真的空气/为流散、旋飞的分子/它朝我打起手语/我擦掉自身的刀痕/重生一条根茎。”我将我所读到的她的诗背给她听,她惊讶又激动。悄然之间,我们彼此的距离更近了。

面对生活的困苦,她勇敢挣扎,细心体悟,无论世界是一座宫阙,还是一片瓦砾,于她而言,都是珍贵和美好的。文学和写作成了她能望见星辰的一扇窗,也是一盏在长夜里点燃希望的灯。若不是被疾击中,以她那活泼的性情、敏悟的才思,她的人生该更加璀璨。

2024年底,我曾到桂西北采访过一位壮族盲人文作家。她姓蓝,31岁时因眼底病变导致双目失明。起初我还有点不知所措,因为第一次采访盲人作家,不知怎么开启话题是好,但打开门的那一刻,她正微笑着向我们挥手。她敞亮、温暖的神情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、自信和坚强,我立刻就被她感染了,很快进入了采访状态。

在餐桌旁,她娴静地坐在我对面,我好奇地问:“眼睛看不见,怎么写呢?”

她告诉我们,现在的智能手机有无障碍辅助功能,她们可以通过屏幕朗读等功能使用手机和电脑,也可以通过语音转文字来写作。即便是现在,她铿锵的话语仍然清晰地回荡在我耳边:“我的写作跟你们应该也是差不多的,不同的是我用耳朵听,你们用眼睛看。”

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上。那次交往后,我曾向她约稿,给她出了一个“命题”:假如给你三天光明。出此命题,是因为在她家采访时,我看到客厅的书架上摆着一本美国盲人女作家海伦·凯勒写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可向她发出邀约后,我立刻感到了后悔和自责:这不是在为难她吗?这样一个话题让她写成文章,让她想象她最为期待却又难以实现的事情,只会让她陷入痛苦。但仅仅过了一天,她就发来一篇散文,文章表达了她对光明的极致渴望,与对生活无比炽热的爱恋,没有自怨自艾,也没有怨天尤人,只有坚韧、乐观和知足。

在不同的时空,我遇到了两位同样热爱文学、钟情写作的盲人女性,她们亲切、随和且健谈。她们思维常走在视觉前面,饱满灵动,满怀自信。作为一名报纸编辑,我应该为这样的特殊群体提供作品发表的便利,不能让她们感觉自己和世界是隔开的。那种自我隔离的感受,有可能会让生活的梦想停止。

到访的母女回去之后,便发给我两篇散文。读完全文,我的心里五味杂陈,说实话,发来的稿子没有达到发表的标准,但其蕴含的生机与灵动,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的。恰逢我们当时在策划一期妇女节专版,我便给她发微信约她写一篇2500字左右的散文,要求是写出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生活感受,体现出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。

“当然可以了!”她发来文字表示感谢,并一连发来三个“抱拳”的表情符号。

很快作品就发来了,另一位盲人作家的散文也在第二天收到。前者的文字散发出女性的力量,后者则饱含母爱的坚毅,这是她们的不同之处。共通之处则在于,她们和那些眼睛看见光的人大不一样了,她们真的希望与这个世界有所交流,对社会有所贡献。

几天后,《广西民族报》“三八”妇女节专题”出版,作者们用文字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,展示自己在职业之外的细腻和温暖,每个人的文章都独具特色与风采。

我坚信编辑的使命,在于从纷繁的稿件中刨出发光的金子,倾听不同的声音,不怕折腾地策划、组稿,尽可能地打破封闭的界限,让不同观念、风格的作家,像叶子一样,鲜活地生长在同一棵大树之上。

时光流淌不息,在这片小小的文学园地上,必定会有更动人的文字在书写、在流传。

(作者系《广西民族报》编辑、记者)

# 文学照亮心灵

□李道芝



更求金巴,藏族,1985年生。青海省作协第九届委员会委员、玉树市作协主席。著有《游荡的魂》《称多民俗》《青藏高原文化篇之称多山水文化》《康玛略史》《称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物名录图典》等



我出生的地方,语言像风一样自然。人们不说“我爱你”,只说“锅里的肉给你留了最肥的一块”;不说“我悲伤”,只说“今天的云彩压得牦牛都抬不起头”。我的文学启蒙,不是安徒生童话或格林童话,而是外祖母在牛粪火炉边,用糌粑团在掌心捏出的一个个精灵故事。

广告

## 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

※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(2023年版)  
※ CSCI (2025-2026) 来源期刊  
※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(2023年版)  
※ 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 (A) (2023年版)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: CN 10-1598/12  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: ISSN 2096-630X  
每册25元 全年150元

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,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文学研究类学术期刊。创刊于2018年底,主要刊发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国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性文章。本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“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向,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文艺方针,努力为推动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和文学创作繁荣贡献力量。

邮局订阅  
国内邮发代号: 80-831  
国外邮发代号: C9425  
编辑部邮购 联系人: 张天禹 电话: 010-65925260

邮局汇款  
汇款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507室 邮编: 100125  
收款人: 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编辑部

## 解放軍文藝

2025年 第11期要目

强军报告	大国强音	曹世凯
	“兵王”马少利	湛 督
中篇小说	民间战争	王剑宁
短篇小说	种子	毛 进
	向日葵	车静娴
小说三题		韩 光
散 文	战友卢明	侯健飞
	人在军旅	
	红五星在林海雪原闪耀	崔国玺
诗 歌	胜利日,正步走过天安门	丁小炜
	我曾迷恋战车轰鸣(组诗)	刘九流
	春风再次唤醒大地(组诗)	温 青
	抚摸抚雷鱼(组诗)	许丛清
	百年荣光	
	同看不见的敌人拼刺刀	于利华
	青春在战位	
	初遇这片蓝	王姬楠

国内邮发代号: 2-247  
订阅处: 全国各地邮局(所)  
每期定价: 9.80元 全年定价: 117.6元

邮编: 100081  
地址: 北京中关村南大街28号  
订阅电话: 010-66801180

## 四川文学

2025年第十二期目录

叙事文本

棋盘山下(长篇小说) 侯志明

造物邦妮(短篇小说) 夏 麦

在冰凉中绽放(短篇小说) 潘谨言

父亲的奔跑(短篇小说) 王旭全

散文高地

亲爱的土地 杨胜应

囿于时光中的婆婆 韩 玲

天又雪 明 媚

诗歌现场

短歌行…程 川 阿 门 然 后 李元谋

卓玛木初 程杨松 马培松 希 冀

经典的十二种凝视

主持人语 陈培浩

AI加缪还是加缪吗?——关于主体、文体、文学性等话题的对话 罗雅琳 陈培浩

平静的暴力:阅读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一种方式 王贺霖

名誉主编:阿来,执行主编:罗伟章。邮发代码:62-1。定价:15.00元。地址: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,邮政编码:610012,电话:028-86781286。邮箱:scwxw@vip.163.com。